

舊唐書

冊三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八

武元衡

從父第  
儒衡

鄭餘慶

子澣  
茂休

濟子允謨  
處誨從謙

韋貫之

兄綬弟纏

子澗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緜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著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宗卽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

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卽位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  
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  
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  
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  
入朝旣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絅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  
入朝詔旣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  
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止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  
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  
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  
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旣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帑幕伎樂工巧以行元  
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  
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  
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

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頸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卽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恂恂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旣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轉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

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

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鏤以宰相領度支刻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鏤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鏤不復敢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

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

郎張或大理卿鄭雲達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述胥吏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與度支使于頽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頽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絅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涿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上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

部尙書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  
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勳官前  
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  
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只據勳官有司不詳覆而給  
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爲不可繇是臺司  
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  
撰惠昭太子哀冊其辭甚工有鑒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勅至南省  
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  
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  
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  
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  
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  
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

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  
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  
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  
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  
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  
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  
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  
焉改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  
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  
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  
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  
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譽謗聞於臺閣柔睦

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贈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己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贍贈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第具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賓佐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祕書省校書郎

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瀚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太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瀚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于世瀚四子允謨茂謀處誨從讜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

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祕書監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祕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章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

絢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爲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甚年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焚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陁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陁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澨李備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爲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爲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陁連陷

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朕以北門興王故地  
以爾嘗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  
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  
自擇參佐乃奏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  
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  
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  
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標無日無之從讜  
貌溫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  
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  
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略召之開喻坦  
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廣明初李鈞李涿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爲沙陁所敗

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卿志安封域權總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黃巢奔衝十六日駐驛梁漢上慚九廟下媿萬方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往彼慰喻卿宜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廩餼犒勞信宿不發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舊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榮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陁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

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場並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  
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第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  
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  
陳景思奉詔赦沙陁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陁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  
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敘別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  
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尊  
在鴈門且還觀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讜承詔卽日牒監軍使周從寓  
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  
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  
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  
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諡曰文忠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  
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讐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  
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

爲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辰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夐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卽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